

“Z世代”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：内涵、意义、实践困境及原因探析

赵芬

南京科技职业学院

摘要：多元文化交织与网络信息爆炸下，文化安全成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核心议题。本文聚焦“Z世代”大学生群体特征，系统阐释文化安全教育的核心内涵的三重维度，从国家、社会、个体三个维度剖析其现实意义；结合调查问卷分析目前高校教育实践的困境并重点深剖其原因，提出破解困境的思路方向，为构建适配性更强的文化安全教育体系提供参考。

关键词：“Z世代”；大学生；文化安全教育；内涵；实践困境；原因探析引言

“Z世代”（1995—2009年出生人群）成长轨迹与互联网技术迭代、全球化文化交融深度绑定，文化认知呈现出“碎片化接收”“圈层化传播”“互动式建构”等特征，常通过短视频、社交平台获取多元文化信息。然而，文化多元化的背后潜藏着安全风险，如西方意识形态借影视、游戏隐性渗透，历史虚无主义抬头，网络谣言与文化解构主义弱化主流价值认同，对大学生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构成挑战。

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主阵地，对“Z世代”大学生开展系统性文化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。本文以“内涵解构—意义阐释—困境分析—成因剖析”为逻辑主线，结合其文化行为特征探索文化安全教育的内在规律，旨在为提升教育实效、筑牢青年文化安全防线提供思路。

一、“Z世代”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的核心内涵

胡惠林根据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问题，将文化安全分为：文化政治安全、文化经济安全、意识形态安全、民族与宗教文化安全、文化能力安全五大类。

文化安全教育以维护国家文化主权、增强个体文化主体性为目标，通过系统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建立正确的文化认知框架、树立坚定的文化立场、提升多元文化的辨别与批判力，从而坚守本民族文化立场、抵御不良文化侵蚀的教育实践。对于“Z世代”大学生，其内涵有特殊性：认知维度上，需理解以政治文化安全教育为基础、资源文化安全教育为重点、社会文化安全为指引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为指导的结构体系，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核心

要义，并认知文化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体系中的战略地位；能力维度上，需突破传统知识储备，提升数字时代文化风险应对能力，如识别算法意识形态偏向、解构网络亚文化价值扭曲、跨文化交流中保持价值主体性；实践维度上，需从“被动防御”转向网络言论、文化消费、社会参与中的自觉行动。三者形成“认知—能力—实践”闭环，构成“Z世代”文化安全素养核心框架。

二、“Z世代”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的现实意义

（一）国家层面：筑牢文化主权的青年防线

《国家安全法》第六章明确规定了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的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。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“软实力”支柱，“Z世代”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，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。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关键构成，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，对大学生开展文化安全教育，能提升其认知，维护各领域安全、保障国家长治久安，也能夯实意识形态堡垒。高校是意识形态的主阵地，汇聚多种社会思潮，大学生的文化立场关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稳定。加强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，可从增强文化认同、提升文化认知两方面，助力抵御西方文化渗透。当前，西方借影视、游戏等输出价值观，部分大学生因辨别力不足陷入“文化失语”，而文化安全教育帮大学生构建“文化防火墙”，抵御历史虚无主义，筑牢青年文化安全防线。因此，文化安全教育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举措，大学生接受文化安全教育，是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，维护其文化安全、培养文化自信有利于实施文化强国战略。

基金项目：2024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：“基于‘时、度、效’的高校辅导员文化安全教育路径研究”，项目批准号2024SJSZ0286的研究成果。

作者简介：赵芬（1984—），女，研究生，副教授，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、纪检工作。

(二) 社会层面：凝聚文化共识的纽带

加强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是凝聚文化共识的关键纽带，对社会和谐与发展意义深远。首先，文化安全教育为社会文化共识筑牢根基，引导大学生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这种认同会通过校园活动、社会实践向社会辐射，带动更多人感知文化共性，将个体理解汇聚成社会文化共识，提供精神黏合剂。其次，文化安全教育助力化解社会文化矛盾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理性文化观，使其在尊重文化多样的同时坚守本根，成为沟通桥梁，在多元中寻共识，在差异中聚合力。再次，大学生是文化传承的代际纽带，可让他们掌握文化根脉并赋予他们时代内涵，承担传播责任，确保文化共识跨代传递，避免社会精神涣散。这种共识还会转化为实践力量，带动社会成员围绕共同目标凝聚行动力，为社会发展注入集体动力。总之，此举通过筑牢青年文化认同，凝聚全社会共识，是维系社会团结、抵御分化的重要保障。

(三) 个体层面：构建人生发展的精神锚点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

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是构建人生发展的精神锚点，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路径。多元文化交织冲击下，它能为大学生提供精神坐标，引导其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，帮助其确立文化立场与价值准则——以“家国情怀”校准人生方向、“知行合一”规范行为准则，助力大学生保持精神定力，避免人生偏离。同时，这也是“立德树人”的核心要求。通过文化安全教育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，将主流价值观融入思想淬炼全过程：引导大学生在辨析文化现象中明辨是非，在传承红色基因中厚植家国情怀，在践行文化创新中担当时代责任，既教会学生抵御文化风险、守护精神家园，又鼓励其在传承创新中实现全面发展，实现个人成长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，真正实现“立德”与“树人”的统一，为培养时代新人提供坚实支撑。

三、“Z世代”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的实践困境

为研究“Z世代”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，对我校学生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。问卷设计遵循科学性、针对性原则，共设置39道题目，分为个人基本信息、文化安全认知、学校文化安全教育开展情况、大学生文化安全行为表现与责任认知四个模块。此问卷具有较高的可信性，共发放调查问卷1128份，有效回收率为100%，数据已分析归纳。

高校大学生文化安全教育在实践探索中取得一定成效，但仍存在多维度的发展瓶颈。当前，学校普遍重视文化安全教育，学校经常开设相关课程或讲座，

且思政课教师、辅导员等教育主体发挥了关键作用；大部分学生认可教师资源配置，肯定教师与时俱进更新内容的主动性，为教育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同时，超80%学生愿意积极参与文化安全活动，多数学生认为自身知识储备较丰富，能自觉抵制不良文化，展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与基础认知水平。

然而，现存问题仍不容忽视。一是认知层面。学生对文化安全概念理解不深，对重要性认知停留在表面，缺乏深度思考。对网络文化安全等新兴领域认知薄弱，对文化安全风险的感知存在偏差，过度关注网络诋毁言论和外来文化冲击，却对传统文化遗产流失等潜在风险重视不足。二是教育实施层面。教育智能化手段运用不足，日常教学理论性过强，案例更新不及时，难以引发学生共鸣、激发学生兴趣和参与热情。教育内容的时效性与前沿性仍需强化，新媒体技术应用局限于简单的信息推送，未能充分发挥短视频、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文化安全教育中的优势，教师教学能力参差不齐，部分教师知识更新慢，导致教育过程枯燥乏味，学生参与文化安全教育积极性不高，被动接受教育，缺乏主动探索精神，教育效果欠佳。三是实践与责任层面。学生虽有日常文化安全行为，但危机应对能力不足，会及时举报风险行为的学生占比不高；部分学生责任意识淡薄。四是家庭、社会与学校的协同育人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，少数学生对从父母处习得文化安全意识持不确定态度。学校作为主阵地，与家庭、社会的联动不足，未能形成全方位的教育网络，需进一步形成教育合力。教育客体意识与能力方面，受“Z世代”个性独立、自我意识强但鉴别力较弱的特点影响，部分学生对文化安全教育存在抵触情绪，主动学习意愿不强。同时，面对复杂的文化信息环境，他们在文化安全威胁辨别、文化价值判断等方面能力欠缺，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及国家文化安全。

综上，当前高校文化安全教育面临“认知碎片化、实践断层化、供给滞后化、协同松散化”的多重挑战。

四、实践困境的多维度成因剖析

(一) 社会环境

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与引导片面性，是制约文化安全教育成效的重要外部因素。

一是多元文化交织形成信息混沌。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背景下，西方思潮借网络高速传播，与本土及主流价值观激烈碰撞。学生接触的文化信息呈现碎片化特征，难以形成系统性认知。

二是社会宣传存在“表层化”倾向。多聚焦“抵制不良言论”等显性议题，以标语、短讯等“警示式”

传播为主,缺乏深度解读。使学生认知停留在“不犯错”的表层,难以理解其与国家软实力、个体认同的深层关联,丧失主动探索动力。

三是技术应用陷入“工具化”误区。新媒体技术虽被广泛应用,但短视频、虚拟现实等多停留在“流量传播”层面,未能构建沉浸式教育场景。内容仍以“说教式”为主,缺乏互动与体验设计,与“Z世代”大学生需求脱节,技术赋能效果有限,反而加剧学生对被动接受信息的抵触。

(二) 教育体系

高校教育体系在内容、方式、机制上的滞后性,是文化安全教育“供给不足”的核心原因,具体表现为四方面断层:

一是内容与时代需求的“断层”。课程体系更新滞后,对网络文化安全、数字文化遗产等新兴领域覆盖不足;案例库更新缓慢,缺乏对当下热点事件的及时分析,难以引发学生共鸣。

二是方式与学生习惯的“断层”。教育方式未能适配“Z世代”学生学习偏好,未运用虚拟现实模拟、短视频竞赛等形式激发学生参与感,教育过程枯燥,学生被动接受,缺乏主动探索精神。

三是主体协同的“断层”。学校、家庭、社会的育人网络未形成合力。与家庭沟通局限于“通知式”告知,缺乏对家长文化安全意识的引导;与社会机构合作多为“一次性活动”,缺乏常态化机制,教育资源分散,难以形成“全方位覆盖”的效果。

四是师资能力的“断层”。多数教师缺乏跨学科背景,既懂文化理论又熟悉“Z世代”特点的师资不足;部分思政课教师、辅导员的知识结构更新缓慢,对网络文化、数字技术等领域的认知有限,且缺乏专项培训,难以设计贴合学生的教学内容与活动,削弱教育吸引力。

(三) 学生个性

一是认知习惯的“碎片化”局限。“Z世代”大学生依赖短视频、社交平台进行碎片化学习,对系统性理论耐心不足,停留在“关键词记忆”,难以理解深层逻辑,存在认知偏差。

二是个性特质的“矛盾性”影响。他们既“自我意识强”又“鉴别力弱”,反感“权威式说教”,对枯燥教学易产生逆反心理,参与主动性较低;同时长期处于“信息茧房”,辨别能力弱,易误判外来文化产品中的价值观渗透风险。

三是责任意识的“弱化”倾向。成长环境中责任教育缺失,使部分学生对文化安全的“个体责任”认知模糊。家庭层面,部分家长更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,对“文化认同”“社会责任感”的引导不足;部分学校对实践环节重视不足的话会使学生难以将“认知”转化为“行动”,表现为举报风险行为的主动性低,危机应对能力薄弱。

五、破解困境的思路方向

高校文化安全教育瓶颈是社会“引导失衡”、教育体系“供给滞后”与学生“认知局限”共同作用的结果。破解困境需优化社会宣传生态、革新教育体系、适配学生个性化需求,推动从“被动教育”转向“主动认同”的转变,突破需聚焦内容精准性、手段智能化、参与常态化、责任协同化四个方面,构建“认知—实践—教育—保障”全链条体系。高校应向“精准化、协同化、实践化”发力:一方面优化供给,通过调研强化内容的针对性,用智能化手段创新教学,提升课程吸引力;另一方面强化协同,激活科研人员、家庭、社会等主体潜力,构建全员育人格局。同时,加强实践训练和风险应对训练,引导学生将文化安全意识转化为行动,全方位提升教育实效,筑牢文化安全防线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胡惠林. 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 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5:178.
- [2] 栗战书主编. 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 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16: 268
- [3] 曹祎遐, 杨安妮. 数字经济浪潮下的“Z世代”青年文化消费 [J]. 上海信息化, 2025(1):49-52.
- [4] 曾一果, 梁思璇. 再造传统: Z世代的“新国潮”传播及其文化价值重构 [J]. 编辑之友, 2024(9):22-30.
- [5] 李伟超, 刘思琦, 刘欢, 等. Z世代生活碎片数字存档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[J]. 山西档案, 2024(8):20-29.